

一、中国人最可笑的事情： 自己看不懂自己

（第三次浪潮）（The third wave）作者托夫勒（Alvin Toffler）指出：社会急速变化，所造成的人类最大的危机，乃是在人的心灵上丧失了三种东西，那就是：共识、秩序和意义。由于缺乏共识，产生许多误会和冲突，引发彼此的疏离和仇恨；因为缺乏秩序，显得无规范、无纪律，似乎伦理和组织都失去了应有的功能；加上缺乏意义，使得生活没有目标，人生迷失方向，当然困惑而混乱。

当前台湾地区，大家都积极认真，各自都在紧张忙碌中兢兢业业。但是，我们总觉得有些不对劲。原本以为十分熟悉的中国人，竟然愈来愈难以理解。本来相当清楚的社会环境，好像也愈来愈觉得陌生。一直很有把握的事情，如今是愈来愈没有信心。

难道我们真的处在“转型期”，必须忍受

这些“惊人的震撼”、“激烈的变动”，无奈地等待“意外的结果”？等待永远不是最好的办法，就算“等”，也要有计划、有预期效果，才不致空叹“无力感”。

深究起来，我们主要的不安，来自缺乏“共识”。而最可笑的，居然是“中国人看不懂中国人”。彼此朝夕共处，却陌生如路人。

从表面上看，中国人“听天由命”。实际上哪一个中国人真正“认命”？哪一个中国人，不是到处打听，寻觅确实有本领“改变命运”的高人？

中国人分明不认输，不承认别人的能力比自己强，一天到晚期盼着改变自己的命运。嘴巴上则时常挂着“听天由命”，慨叹“命运由天不由人”，到底为什么？

我们常说中国人“认命”，恐怕不是事实！中国人“盲从权威，依赖认命”，实际上只说明中国人的某一方面，却完全看错了中国人的另一方面。

历史上有许多事实，证明中国人盲从权威。却也有很多记载，报导中国人英勇而理智地反抗权威。如果说这是“平均数”的“多少”问题，那又陷入读书人的自以为是。因为

中国人的真正个性，乃是“害怕权威而不崇拜权威”。权威使我们害怕，采取比较缓和或迂回的方式来沟通。如果合理，我们就顺从；如果不合理，我们会衡量实际情况，决定因应的态度。

中国人“一切看情况”，显示我们抱着“不一定”的心态，让我们充分体会出：中国人具有多方面的性格。

我们说中国人如何如何，基本上都对，至少说中了中国人多方面性格当中的一面。说的人看听的人猛点头，便愈说愈有信心，以为反应良好，必然命中目标。不料正好中了中国人的计：原来猛点头未必表示完全赞成。

反过来说，我们说中国人怎样怎样，基本上都错，至少遗漏了中国人并不这样这样的某些方面。听的人给我们面子，就会引证许多事实，称赞所言甚是。听的人若是不给我们面子，也可能引经据典，搬出一大堆相反的论证，驳斥我们所说的，根本就是片面的道理。

然而，中国人有时候这样，有时候那样，岂不成为毫无原则的“骑墙派”？

答案仍然是否定的。中国人最讨厌没有主见的人，也十分厌恶固执己见。因为我们所乘

持的一贯精神，乃是“有原则地应变”。经常变来变去，却怎么变都不会违背自己既定的原则。

“害怕权威而不崇拜权威”便是我们不变的一种原则。我们会短暂地表现推崇权威，屈服在权威底下，但是，一见情势改变，我们就会鄙视权威，给予轻蔑的回应，甚至羞辱倒塌的权威。

我们“知命却不认命”，说“命运作弄人”是自我安慰，说自己运气好，则多半表示谦虚。

西方学者研究中国人性格，常常把中国人看成静态的、固定的。中国人自己明白，中国人是活的，动态的，而且是不固定的。

现在，我们先从下面这个案例，来探讨中国人的行为，看看是不是真的不容易了解。

案例实录一

台北市的交通乱中有序

似乎真的是“风水轮流转”。

以前，中国人到美国，有很多事情看不懂，显得十分没有面子。现在，美国人来到台

北，竟然发现许多地方弄不清楚，心里相当纳闷。不过，中国人看不懂的时候，不太喜欢发问，只是暗自摸索，或者私底下打听，所以并不明显。美国人就不同了，他们会问，经常出“洋”相。

美国人来到台北，第一个难题，多半发生在交通上。从国际机场经由高速公路，一路倒也相安无事。各种景象，依然十分熟悉，和美国本土，没有太多的差异。可是，一进入台北市，看见车辆挤成一堆，不禁怀疑自己的视力，为什么连几线道都搞不清楚？

这时候，美国人开口提出“问题”：“这里到底是几线道？”

中国人的答案实在很难琢磨，居然会这样回答：“要看车子大小。”

老美听不懂，很紧张地追问：“为什么？”意思是“几线道和车子大小怎么会扯上关系”？

我们悠哉悠哉，轻松地反问老美：“那你们看什么？”

美国人一本正经地说：“看地面上所划的线啊！”

中国人也振振有词：“看地面上的线有什么用？那些线是政府派人胡乱划上去的。中国

人不会反对，但是开车的时候，也不太理会它。”

“开车不看线，那要看什么？”

“中国人最有兴趣的，是目测前面两车的间隔，然后看看自己的车子，究竟挤不挤得进去？如果挤得进去，那就不用客气。若是挤不进去，我们会停下来，让机器脚踏车去挤。”

老美听出一些名堂，恍然大悟地说：“怪不得两线道挤三辆车，有中国人的地方，总是比较热闹！”

中国人除了喜欢热闹，到处人挤人、车挤车之外，还特别显得凌乱。

美国人觉得凌乱相当可怕，就问第二个问题：“在外国常听说台北交通很乱，真的是这样吗？”

我们的话又是矛盾的：“在台北，我简直不敢开车。不过，开两次也就习惯了！”

“这么乱，为什么开两次就会习惯呢？”美国人好像百思不解。

“因为中国人的智慧高。再凌乱的场面，都有办法摆平的。”

“原来，中国人的交通，不是遵照交通规则来运作，而是运用高度的智慧来进行。”老

美的智慧也不低，一点就通。

台北市的交通，中国人心里明白，单单依凭交通规则，根本动弹不得。我们巧妙地运用智慧，才能够在凌乱、拥挤当中，在“简直不敢开车”的气氛下，勇敢地买车、开车。

美国人又想不通了，“运用智慧，总该归纳出一些道理来吧？”

我们是“不明言”的民族，除非不得已，不愿意说出一番大道理。中国人最讲道理，却非常厌恶讲道理的人。“你懂，你懂，说道理说得天花乱坠。难道我不懂？我不说而已，要说，比你你说得更透彻。”

但是，一迫之下，中国人随机应变，就开始说出一部分道理：“是这样子的，我们中国人，一切显得很凌乱，但是，乱中有序，所以大家边骂边过日子，也活得挺好的。”

“乱中有序，这倒很有意思。”美国人分析能力很强，马上抓住“乱中有序”不放，要做进一步的分析。

“所谓乱中有序，是指凌乱现象的背后，有一些道理，用来维持这种凌乱的秩序。”中国人自己也摸不清楚，怎么情急之下，能够说出这么有学问的话来，可见久远的传统，会有

意无意地增强我们的实力。

“那么，中国人开车的有力依据，到底是什么？”

“中国人讲究简单明了，一切道理，经过我们长久不断地归纳、再归纳，可以说已经千锤百炼，找到最根本的东西！”

“请你不要东拉西扯、拐弯抹角。既然简单明了，就请直接讲出来。”

“这个嘛！好的，我现在就把中国人开车的第一要则说出来。”

“请赶快说。”

“不要急嘛！对了，就是俗语常说的‘头过，身体就会过’。”

“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”老美始终显得很急。

中国人比较不慌不忙：“一部车子，如果它的头部通过了，车子的后部，是不是也会跟着顺利通过呢？”

“那当然。”

“所以中国人开车，最要紧的，是看车头能不能通过，能过即过，不能过即止，这是大家都了解的道理。”

“怪不得大家争先恐后，原来想争得车头

的位置！”

“中国人当争则争，当让则让。车头的位置未确定之前，要争，才不致落后。车头的位置一旦确定，自己的车头争不过人家，落在他人之后，便应该礼让，让车头在前的车子先行。”

“一阵冲锋陷阵，就是为了拔得头筹。忽然停住，乃是名位已定，应该客气地礼让，而毫无怨言。”果然入境问俗，老美很快就有了中华文化的气息。

争来争去争那一个头，争不过时便要礼让，叫做“守规矩”。看起来很乱，原来有这么一条简明的道理在背后支撑着，才能够乱中有序。

美国人想了想，又想出第三个问题：“既然中国人都明知乱中有序，为什么一直叫喊乱得可怕？”

我们自己说台北市交通乱得可怕，是跟着你们说的，说难听一些，也是说给你们听的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你们在美国开车，要变换车道时，首先打方向灯。方向灯闪亮，后面的车会减速、礼让，所以很容易就变换过去。你们来到台北，

以为同样的车子、同样的交通规则，必然有同样的反应。没有想到，一打方向灯，后面的车子竟然按喇叭，加油又加速，弄得你们心脏快要停止，因此觉得在台北开车十分可怕。”

“是啊！为什么看见前车打方向灯，后面的车子非但不礼让，反而猛按喇叭，甚至开亮大灯呢？”

“道理很简单，是怕前面那辆车头挤过来，特别提出警告的。后面的车子不加油加速，前面的车子把头往这边一歪，整个形势马上改观，所以不得不防。”

“听起来颇有道理，可是，大家互不相让，问题如何解决呢？”

“这正是我们所说的智慧。你看，要变换车道的人，结果没有不如愿以偿的，是不是？”

美国人还是搞不懂，摇摇头。接着又问：“就算是我们美国人惹的祸，说你们的交通乱得可怕，那你们为什么也要跟着这样说呢？”

中国人依然慢条斯理，毫不为难地回答：“近百年来，我们好像已经养成习惯，用欧美人士的标准来衡量我们自己。反正欧美人士怎么说，中国人也跟着怎么说，非但可以少花脑筋，而且比较安全，因为遭受攻击的机率比较

小。”

“那为什么又说是说给我们听的呢？”

“这个更为明显。现在一切讲求现代化，特别优先的，便是‘口头现代化’。至少我们已经大声喊出‘交通混乱是国民的耻辱’，也不断呼喊要‘找回交通的爱’，让你们明白，我们正在追求现代化！”

“这样做是没有效果的。现代化必须和自己的文化结合在一起，才有真实的作用。”老美喜欢说老实话，这一点相当可爱。

“可惜，美国国务院没有正式发一纸什么皮书给我们。好在中国人一向喜欢说就让他去说，不喜欢听的依然故我，丝毫不受影响，所以叫喊了快一百年，还是没有什么改变。”

“这一点就不正确了，我看你们的青少年，已经有很大的改变。”老美再度展示锐利的观察力和分析力，而且也会照实明白地说出来。

“对，他们是严重的‘受害者’。我们起初也非常担心，现在我们终于看明白了，反而比较放心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“因为他们随着岁月的增进，会自己调整回来。中国人常说，大学容易毕业，社会大学

不容易毕业。社会的力量不知不觉地保护着中国人，长期维护着可爱的中华文化。”

在案例一中，我们至少看出几点：

（一）中国人不是有问题不问，而是不必公开发问让自己没有面子。我们暗地里请教，既获得答案，又顾全面子，是一种比较周到的方式。

（二）中国人的思维逻辑，往往自成一套。开车不看地面上的线，并不表示国人完全漠视客观的条件。我们把所划的线当做参考，依据车子的大小和前面两部车子的间隔，做合理的决定。我们的想法：“只要不妨碍别人，弹性运用路面的空间，有什么不好？”

（三）常听人说：“台北市我不敢开车”，紧接着说：“不过开几次也就习惯了！”可见乱中有序，不然开多少次都不可能习惯。这乱中有序，依据的都是中国人自己的道理。我们的文化，具有很大的包容性，不排斥外来文化，却将外来的一切包含在固有的文化之中。这才是中国人“以不变应万变”的真本事，可惜现在我们似乎缺乏勇气面对这种特性，反而一味盲目指责中国人的不是。

长期以来，我们总是认为中国人的态度不够明朗化，明明有问题，就是死爱面子，不肯问。现在我们有问题便明白提出来，就是“比较开朗”，却不料等于“公开招认自己的不懂”而惹得自己没有面子，这怪谁呢？

在中国社会，自己没面子最好不要怨天尤人，应该反省自己：“是不是自己的衡量标准不合中国文化，把对的当做错的；而将错的当做对的呢？”

中国人有很多想法和西方并不一致。难道和西方不一样的想法，就必然是错误的？

我们的行为，往往表面上看起来很乱，简直乱七八糟。然而，仔细一想，乱的背后十分有道理。这种乱中有序的中国功夫，我们好像愈来愈看不懂了，是不是？

中国人看不懂中国人，怎么建立共识？缺乏共识的社会，怎么可能有良好的秩序？原本乱中有序的，也被曲解成为没有秩序，那“中国人”这个名词，又具有什么意义？中国人不明白自己怎样是对的，怎样又是错的，当然困惑而混乱。

二、中国人最自豪的事情： 未尝有一己之私

西方人把“自私”放在台面上，认为“人会自私”，乃是相当透明化的事实。何况“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”他们居于“你自私，我自私，他也自私”的出发点，坐下来协商、谈判，然后设定“游戏规则”，各自为自己的利益而努力。

中国人并不如此。我们自古以来，便认定“人有自私的心理”，但是，人应该致力自修，把自己从“自私”的层级，提升到“大公无私”的境地。人必须“应该”重于“喜欢”，“虽然我喜欢，如果不应该，就要自我克制，不可以去尝试”，这才是“人之所以为人”的道理。

传统中国人，谁也不敢公然倡导“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”，更遑论把它编成歌谣来唱？

多问“应该不应该”，不能只问“喜欢不喜欢”。这就是“去私”的功夫，目标则摆在“无私”的心田。

历来多少显赫人物，莫不以“未尝有一己之私”而自豪。不敢有一念之私，成为大官拍胸膛的最雄厚本钱。

中国人对任何事情，总是“动机”、“过程”与“结果”并重，而且任何一样不合乎理想，都会造成很大的遗憾。其中动机纯正，为公而不为私，乃是十分重要的因素。公而忘私，不敢假公济私，几乎成为中国人的口头禅。天下为公，更是中国人从小到大都能朗朗上口的字句。

然而，每当我们谈及中国人的时候，我们很少不无奈地慨叹：“没有办法，自私，中国人嘛！”

人行道堆满杂物，自私。车辆开上红砖道，自私。停车超越行人斑马线，自私。把公家的物品带回家，也是自私。只顾自己的方便，不管他人是否安全，当然是自私。

我们可以列举几千条有关中国人“自私”的罪状，不过追究起来，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承认自己是自私的，这到底是什么道理？

两个车道挤三部车子、在高速公路上面行驶路肩、大厦地下室充当餐厅、老师在上课时间利用耳机收听股票行情，诸如此类的情形，在我们这个社会简直比比皆是。这些情况，足以证明中国人自私吗？

我们且来看看案例二，再作判断，可能更为切合实际。

案例实录二

中国人喜欢充分利用

两个车道挤三部车子，在表面上看起来，是中国人喜欢热闹，也可以解释成为自私，只顾及自己的方便，丝毫“不守规矩”。

但是，当一部车从两部之间的夹缝进去的时候，中国人的心目当中，丝毫没有“自私”或“不守规矩”的羞愧感，而是充满了逃过交警拦截的庆幸心态。他可能看看右边，似乎在告诉那一位驾驶朋友：“你看，没有碰擦到你的车子，刚刚好，差一点我就不会挤进来了。”也可能瞧一瞧左边，好像在传达一种讯息：“我总算赶上来了，下一次起步时，我如果稍微超前，你只好忍耐一些，跟在我的后面。”

他为什么没有羞愧感呢？探究起来，很容易发现，中国人的脑海深处，留有一种牢不可破的观念：“充分利用”。台北市人多车多，如果不能充分利用每一寸道路空间，交通流量势必大幅减低，拥塞的情况就会更加严重。

中国人这种“充分利用”的观念，是自古以来就逐步养成，而且一再推广，不但根深蒂固，而且应用得十分广泛。比如一只鸡，给外国人食用，往往“头不食，脚不食，内脏也不敢食，弄得垃圾一大堆”。中国人呢？“从头食到尾，鸡毛晒一晒，要做鸡毛掸子，一点垃圾也没有”。

这样我们才可以了解，为什么车子一上高速公路，我们看见车子拥塞，马上会看看路肩，心想空在那里，不让大家行驶，实在可惜。

只是中国人多数奉行“不敢为天下先”的政策，不愿意率先行驶路肩，以免万一被交通警察逮到，十分“倒霉”。因此大家耐心等待，等待那个“不怕死”的率先行驶路肩，立刻有人跟进。最好是跟在大卡车后面，第一，它的位置高，看得远，随时可以发现警车的踪影；其次，它体积较大，有遮蔽、掩护的作用；第